

中國第一金

冯家文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中国第一贪

(上)

冯家文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第一贪（上）

冯家文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总印张：21.25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套

ISBN 7-104-01056-4/I • 441

定价：每册 24.30 元 全书定价：48.60 元

内容提要

被人喊成血溅红的薛剑虹，三岁丧母，五岁丧父，幸蒙铁胆书生郑直所收养。

因此，在铁胆书生郑直接受东宫皇太子和左都御史高鸣鹤二人的要求，派他相机混入内阁中堂和珅府邸，调查搜寻罪证时，提出将自己收养的义女薛剑虹，许婚给高御史的次子高鹏飞为妻，皇太子亲自当媒人，高御史亲笔写年庚（订婚证书）。

郑直先将证书交给义女薛剑虹，然后潜伏京城西郊，等到和珅驾车出游，暗用石子击伤驾辕马眼，造成马惊车翻，郑直趁机扑出抢救，其结果是奸贼和珅毫发无损，铁胆书生被砸断双腿，方得混入和珅府邸。

别看郑直有恩于和珅，人被砸成残疾，也历时三年多，始得和珅之信任。委任他为内账房师爷，将郑直看成自己的心腹亲信。

凭铁胆书生之机智，谨小慎微，煞费苦心，耗时半年，方才盘清和珅财产，开列清单传出，为彻底查抄和珅，提供充足证据。

功亏一篑的，是高御史本参和珅时，夹附奏折之内的清单，竟被和珅的心腹右都御史张白土暗地偷走，功败垂成，高御史暴怒猝亡。

郑直失去联系，冒险密召义女薛剑虹来京，让她假意嫁给右都御史张白土，暗地搜查张府密室，前后三次，方才搜出张白土罪证。

事情坏在薛剑虹误信传言，错把未婚夫婿高鹏飞，当成吃喝嫖赌的败家子弟。伤心绝望，杀心火炽，坠入和珅帮凶圈套，手下的一狼、二豹、三条蛇，几乎全被和珅所收买，幸亏未婚夫婿高鹏飞真人不露相，三次救她于垂危，险些落入奸贼和珅之手。

雪上加霜的是，早在高御史奉命搜查和珅罪证时，就托郑直把他的长子，也就是高鹏飞的孪生大哥，抱给当代神医何其愚为子，改名何振飞，后拜黑道大豪鬼打墙为师。鬼打墙原名桂达强，传给何振飞一身武功，扬威江湖，阴差阳错何振飞先伤后病，困在荒店，奄奄一息，巧遇和珅二弟和琳，代请名医，亲自煎药，长达两月，方才治愈。

本是高御史长子的何振飞，为报和琳救命深恩，死心塌地投靠和珅，在和珅的恶毒指使下，何振飞先盗太上皇御宝，杀死御前带刀侍卫，后刺端亲王千岁，击败重伤大内侍卫领班，犯下祸灭九族的弥天大罪。逼令同胞骨肉高鹏飞，不得不亲自抓捕自己的嫡亲兄长。

多亏血溅红被皇叔端亲王爷收作女儿，钦封为郡主。配合未婚夫婿高鹏飞，先后血战闪电劈风沙一通，生俘九尾毒蝎胜万银、智斗巫山神女叶生香、收服黑面雷公阚石新、直到吓走鬼爪神锥柳鸿恩、舌战取得和珅爱女和容的信任，方才拿到奸贼和珅私藏朝珠朝服，私留外国贡品，偷改皇上朱谕，偷娶大内宫女，卖官受贿，贪赃枉法六种逆天大罪证据，和珅下狱，抄家灭门。

原本大功告成的铁胆书生，感念和珅相待甚厚，十五年来如一日，不光决心一死相报，还严令高鹏飞，连夜救走和珅的女儿和容，双双逃亡天涯，终身保护和容，不准离开半步。

如此一来，不仅大大激怒了血溅红，利用义父端亲王的权势，密命大内带刀侍卫，操纵黑白两道杀手，到处设伏张网，追堵截杀和容，强迫高鹏飞低头认罪。

协助血溅红追堵截杀和容、高鹏飞二人的还有拉大帮占山为寇的匪首盗泉，他们深知实际掌管和珅巨大财产的，既不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也不是和珅的十四姨娘娘陶晓红，而是和容这只鸡窝里飞出来的彩凤。传言和容私自窖藏的财产，绝不少于三万万两白银。

为此，就连和容的同胞兄长丰绅殷德也伙同妻子十公主，收

买江洋大盗，绿林杀手。打着皇家公主，驸马千岁的旗号，落井下石，追截堵捕和容，企图逼她交出私自窖藏的财产。陷和容和高鹏飞于无边惊风险浪之中，相依互怜、逃亡天涯……

目 录

上 集

第一章	空手降二友	潜龙出山.....	(1)
第二章	荒山收神女	威撼大内	(18)
第三章	有女夜投怀	温香暖玉	(35)
第四章	三次搜密室	曙光初现	(50)
第五章	毒蛇钻幽巷	阴谋难逞	(67)
第六章	失策错张网	狡狐叛帮	(83)
第七章	淫娃垂钓钩	画虎不成.....	(101)
第八章	柳浪迎风舞	玉龙显技.....	(116)
第九章	出手警凶顽	哭笑难禁.....	(132)
第十章	娇娃存偏见	以怨报德.....	(148)
第十一章	夜半遭贼袭	玉女失算.....	(165)
第十二章	握手释冤仇	神龙离寺.....	(181)
第十三章	惨祸起萧墙	豺狼入室.....	(198)
第十四章	青锋闪厉芒	一凶横尸.....	(213)
第十五章	爱极生恨心	狂雕折翅.....	(229)
第十六章	短刀洒血雨	叛逆伏诛.....	(246)
第十七章	床上触柔体	良宵反目.....	(262)
第十八章	撒网除爪牙	毒蝎入伏.....	(278)
第十九章	线索来大内	荡女倾心.....	(295)
第二十章	勇士传喜讯	重会故剑.....	(311)

下 集

第二十一章	侍卫报噩耗	再约新仇·····	(327)
第二十二章	笈约黄昏后	潜龙遭戏·····	(342)
第二十三章	变节贪富贵	兄弟敌对·····	(359)
第二十四章	被诱恋女色	淫雌求雄·····	(375)
第二十五章	酒色红人面	孽子惊艳·····	(391)
第二十六章	难过美人关	迷途难返·····	(410)
第二十七章	欲攀侯门贵	再刺亲王·····	(426)
第二十八章	被逼袭古寺	雷公反正·····	(443)
第二十九章	二飞决生死	骨肉自残·····	(461)
第三十章	恶战观象台	侠影迭现·····	(479)
第三十一章	鸡群出彩凤	初逢奇女·····	(494)
第三十二章	侯门现魔影	再遇毒蝎·····	(511)
第三十三章	参天大树倒	和珅伏诛·····	(527)
第三十四章	蹶迹救淫女	以德报怨·····	(545)
第三十五章	溅血黑龙潭	惊悉内幕·····	(563)
第三十六章	黄连内心苦	含悲隐退·····	(580)
第三十七章	义释一刀斩	淫嫖漏网·····	(596)
第三十八章	善恶一念间	奇人履世·····	(613)
第三十九章	煮豆燃豆其	恶兄残妹·····	(631)
第四十章	待君魂梦归	悄然忍泪·····	(648)

第一章 空手降二友 潜龙出山

时间：嘉庆年间。

地点：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

季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也是：满地风雨近重阳，菊花黄时蟹正肥之际。

庄严肃穆的天宁寺，建于北魏孝文皇帝年间，初名光林寺。隋朝仁寿二年，改名宏业寺。一直到了大明宣德年间，方才改为天宁寺。

辽代时期，在庙后建立了一座十五丈高的密檐大塔，造型稳重挺拔，雄伟壮丽。

值得一提的是：塔身满布金刚力士、菩萨、云龙等图案。形象生动、雕功精细。

据传说：塔内藏有金丹舍利子。

斯时：刚近黎明，已能模糊地看出庙后的大塔密檐下，潜伏着两个女人。从她们疲倦的神态来看，潜伏的时间，绝不会太短。

这两个女人，显然是主婢二人。

女主人的年纪，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正值花信年华，眉目如画。

女婢年约十六七岁，刚刚进入含苞欲放的芳龄，脸上充满了稚气。

只听小女婢心疼地埋怨道：“主人，天宁寺内到底有什么奇珍异宝，吸引得主人每天晚上来此，屈指算来，前后共计来了二十九趟，幸亏这个月不是破月，否则的话，正好够……”

女主人瞪了她一眼，意思是不让她说。

仗着自己在主人面前得宠，小女婢噘起小嘴继续嘟哝：“整整

一个月，连点头绪都没有，我看你比刚来北京时，清瘦多了，主人到底守着什么？月儿简直闷死啦。”

女主人正色肃声：“正因为你年幼无知，沉不住气，也藏不住话，我才不敢告诉你。”

名唤月儿的女婢打蛇随棍上：“主人，月儿只求打破闷葫芦，不仅能沉得住气，也保险能藏得住话，你老人家还是告诉我实情吧。”

女主人略为迟疑……

小女婢又扯了扯对方的衣袖。

女主人终于低声悄语说：“月儿，天宁寺隐藏着一条见首不能见尾的神龙，凭我薛剑虹的目力，至今没有窥穿层层云雾，故而不肯冒昧从事。因此，我才铁下心来，死死地守着它。”

月儿一怔神，然后一撇嘴，声音略为提高说：“主人，你老人家说得太玄乎，这座天宁寺，光我就勘察了三次，庙里除去几个秃头老和尚、三五个火工脏道人，连一个看着能让人顺眼的都没有，哪里来的什么神龙？”

女主人薛剑虹俏脸挂霜：“月儿，不准高声，这条龙厉害的很，凭你那一双肉眼，怎么能认出真神，从来都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记住了没有！”

挨了女主人这一顿训斥，月儿的头脑，好像突然之间开了窍，灵机一动，压低声音询问：“主人所说的这条神龙，莫非是天宁寺东跨院那间小耳房中住的浪荡公子，据奴婢所知，那位浪荡公子，可是吃、喝、嫖、赌，四毒皆来的呀。”

女主人薛剑虹低叱一声：“你懂得什么，愣敢胡说八道，现在随我撤！”

随着一声“撤”一红一绿两条人影消逝了。

两位神秘的女子消逝后，天宁寺还是一片肃穆，寂无声息空荡荡地。

直到太阳升起老高，一道阳光，照进了寺内东跨院的一间小

耳房，也照到一个沉沉熟睡、衣衫破旧的年轻人身上。

小耳房真小，满打满算只能放开一张单人床、一张破桌子，桌子上堆满了酒坛、酒杯、茶壶、茶碗、鸡骨头、花生壳一类的东西。

一间耳房，简直成了杂货铺，乱极了，也脏极了，唯一不同的，就是床前掉落一本旧书，也真难为那个年轻人，他倒能安之若泰。

年轻人大约二十三、四岁年纪，生得倒还清秀，就是显得太寒酸、太潦倒。

看样子，年轻人睡得很熟，一时片刻，没有人惊动，还真醒不了。

就在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弯腰中年人，穿过跨院角门，匆忙走入，一眼看见年轻人仍是昏睡不起，脸色忿然一怒，右手前探，刚想把熟睡的年轻人推醒……可他一眼看在那个年轻人消瘦的面庞上，不光把手慢慢收回，还轻轻叹了一口气。

屋内有了动静，年轻人睁开眼了，张目看到那个弯腰中年人，就忙不迭地翻身坐起，异常性急地追问：“老五，你走了三天，弄到多少钱来，我这三、四天，可都是靠赊欠凑乎着过的。”

那个弯腰中年人，伸手在自己衣袋中摸索了半天，方才掏出一张银票来。

不等那弯腰中年人将银票递出，年轻人早一把抢了过去，只扫了一眼，就大失所望地埋怨说：“忙乎了好几天，怎么只弄来五两银子，光这三、四天，我就赊欠了王老八十两，这只够还他一半的，你让我今天吃啥喝啥呀？”

埋怨完了，还狠狠地瞪了弯腰中年人一眼，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

弯腰中年人神情一黯，惨然叹道：“少爷，你太不争气了，可怜老太爷两榜进士出身，从七品知县、五品知州、四品黄堂，一直升任左都御史，荣居文官正二品，俗话说：‘一任清知府，十万

雪花银！’老太爷一生勤俭，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在他老人家和夫人去世后，不到三年，就被少爷你狂嫖滥赌，挥霍一空，那么大的的一座宅院，只三千两银子，就让你给卖掉了，如今倒好，连个住处都没有……”

叹了一口气，弯腰中年人语音转为涩苦：“若不是清水方丈看在过去老太爷的份上，少爷你连这间小耳房也租赁不起，几十个侍女仆人，全都纷纷散去，只有李五我，念老爷、太太，待我恩重，实在不忍心抛下你不管。”

年轻人再次瞪眼：“你管我什么了？”

弯腰中年人悲愤难言：“我这一个月，把两条腿都跑细了，访遍亲属，求遍友好，也供不起你这个喝好酒、啃烧鸡的大方少爷！”

回过一口气来，弯腰中年人指了指年轻人手上的银票：“如今我连跑三天，揖没少作、头没少磕，只借来五两银子，许的还是加二的重利，可叹我李五，一连三天东西也没吃一口！”

年轻人听完了老仆李五的这番话，极为不耐烦地挥手说：“一天到晚的啰嗦，真烦死人了，你忘了‘瓦片尚有翻身日，为人岂无得意时’，你老五的那双笨眼，能看透我高鹏飞这辈子不能出人头地，笑话！”

耐心地听完了自己少爷的狂吹，李五笑着说：“只可惜等到少爷你出人头地时，恐怕我李五的牙齿，连黄豆芽、绿豆芽都嚼不动了！”

高鹏飞恨声骂道：“好李五，你小子胆敢咒我一辈子都出不了头，我这就打发你这黑透了心的奴才！”

李五又是一声苦笑：“少爷，我李五要是黑透了心，还用得着少爷你打发吗？再说，要是没有我这个黑透了心的奴才，恐怕少爷早就饿得没有力气骂人了！”

高鹏飞一想也是，怔了半晌，穿鞋下地，将手中那张面额五两的银票，向老仆李五手中一塞，大模大样地吩咐：“打五斤好酒，买两只烧鸡，顺便再去一趟天桥，让乔老四给我单烙两张葱花酥

油饼，告诉他不准用猪油。”

仆人李五心想：有了五两银子，小主人的阔少爷脾气又来了。他清楚花完了银子，还是自己去犯难为，忍不住嘟哝一句：“满打满算，只五两银子，这一下子花不完，也差不多了，欠的账还是不还呀？”

高鹏飞哈哈大笑：“手中的银子花不出去，新的银子哪会进来，我犯酒瘾了，快去！”

李五正想反唇讥笑高鹏飞“天能往下掉银子”的话，尚未出口……

角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左都御史高大人的公子，住在这里吗？”

李五一愣神，脱口答出：“不错，我家公子，正是住在此处。”

随着话音，角门外人影一闪，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婢，俏生生地走了进来。

只见这个小女婢，面容俊秀，身材婀娜，一身非常得体的葱黄绿色的衫裤，腰系杏黄色丝绦，落落大方地跨进这间又小又脏的耳房。

李五四十岁未娶，从来不习惯和女人们搭讪，自是呆然而望。

高鹏飞昂然问出：“找我何事？”

小女婢未曾开口，先环顾一下屋内，撇嘴偷笑，笑屋内四壁空空的寒酸景象。

高鹏飞不高兴了，冷冷哼了一声：“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少爷我暂时委屈，又有什么可笑的，看在你年幼无知，不骂你狗眼看人低。”

李五暗想：嘴说不骂，还是骂了出来。

一见高鹏飞发火生气，小女婢还真的有些慌神，忙不迭地說出：“奴才乃张御史府的丫头，现奉我家夫人之命，专诚前来，聘请少爷就任府内的西席先生，月俸白银五百两，现有聘书在此。”说完，呈上一个大牛皮纸信封。

有道是知主莫若仆，李五素知少爷虽穷得一贫如洗，房无一椽、地无一垄，一日三餐，都有困难。可他好端架子，如今见了生计，心中自然欣喜，连忙将牛皮信封，接了过来，递给高鹏飞。

高鹏飞大咧咧地接过信封，抽出聘书，只见上面写：“竭诚礼聘高鹏飞先生，驾临敝府任教，附奉三个月薪俸一千五百两”下面写有：薛剑虹沐手敬书。信封装一千五百两银票。

李五看罢一怔，他清楚这张御史府人丁萧条，张御史年老无后，夫人在半年前死去，听说新近娶了一个特别年轻、特别漂亮、也特别有本事的新夫人，过门之后，御史府所有大权，统统归新夫人掌管。

特别让李五糊涂的，是张御史府除去下人、差役、护卫，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如今聘请高鹏飞就任西席先生，让少爷去教谁读书？

不提李五心内纳闷。

只听高鹏飞哈哈大笑地说：“家有三担粮，不做孩子王，这教书匠的营生，岂是少爷我老人家愿意干的，原聘书退回。”把聘书递还女婢。

小女婢哪里肯接，慌忙说道：“少爷，你听我说，请你去不是教小孩子读书。”

高鹏飞一怔：“不教小孩子？”

小女婢陪着笑脸说：“凭少爷的身份，我们哪敢让你去教小孩子！”

高鹏飞追问：“你们让我去教谁？”

小女婢满脸堆笑：“是夫人自己跟少爷读书，并且管吃、管穿、管住！”

李五听罢更怔：“二十多岁的人还读书？”

高鹏飞不耐烦地将手中的聘书，向床前地上一掷：“男女授受不亲，少爷更不能去。”

小女婢的脸色，陡地变了，语言也转为生硬道：“临来的时候，我家夫人让奴婢传话，不管少爷你情愿不情愿，你这个老师她拜定了！”

李五心想：“哪有这样请老师的，说得玄乎点，简直是他娘的绑票。”

高鹏飞像似真生气了，双手乱摇，大声吼叫：“滚！快滚！快快滚！”

小女婢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撇撇嘴，冷冷哼出：“放着清福不去享，甘愿在这里挨饿，冤大头一个。”说完，刚想弯腰去拾地上聘书。

耳房外人影一闪，扑进一个人来。

李五只瞟一眼，就吓了一大跳。

扑进耳房的这个人，长相实在太难看、太凶恶、也太吓人了。

只见那人身高足有九尺，年纪不足四旬，一张青虚虚的长马脸，两道半截眉，又粗又短，一双金鱼眼，露出眼窝，一眨眼睛，两只眼珠子，几乎能掉落下来，塌鼻子，蛤蟆嘴，胆子小的，真不敢跟他站对脸。只听他硬梆梆地追问：“夫人好意请你，你敢不识抬举？”

高鹏飞的气更大了，气哼哼地说：“一个俊丫头，都请本少爷不动，就凭你他妈的这副长相，更是谈都不能谈，给我滚开，一起滚开！”

那个奇丑凶汉，被高鹏飞一顿臭骂，只骂得半截眉倒竖，金鱼眼圆睁，毛茸茸的大手一伸，只往桌子上的空酒坛口一按，那个酒坛子就变得成了碎片。

李五吓得一缩脖子。

奇丑猛汉一步一步逼向高鹏飞，张牙舞爪威吓：“你是去还是不去？”

高鹏飞哈哈大笑，丝毫也不在乎地说：“酒坛子是王老八的，他自会找你算账，少爷我可不是让人吓唬着长大的，你他妈发横

管屁用!”

奇丑猛汉大怒，刚想扑向高鹏飞……

只听耳房外有人斥责道：“郭老四，不得无礼，还不快给少爷赔不是!”

随着话声，迈步跨进一个年近半百的斯文老者，狠狠瞪了猛汉一眼。

奇丑猛汉似乎极为畏惧斯文老者，别别扭扭地跟高鹏飞作了一个揖。

斯文老者一把扯退奇丑猛汉，又瞪了小女婢一眼，转向高鹏飞，双手一拱，低声下气地说：“少爷乃人中之龙，我家夫人仰慕已久，千万别跟那蠢东西一般见识，我这里再次赔礼了!”说完，中规中矩地施了一礼。

高鹏飞冲口问出：“你是谁?”

斯文老者毕恭毕敬地回答：“在下贾诗文，也是奉夫人之命，前来敦请。”

李五更加糊涂，心说：“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御史夫人三次请少爷，邪门儿。”

这就叫伸手不打笑脸人，高鹏飞这一回没生气，说话的声音，也缓和了许多：“请贾兄回府转告张夫人，叫她不要听信传言，我高鹏飞除去吃、喝、嫖、赌，什么本事都不会，她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媳妇，成天跟我泡在一间书房里，你家御史老爷他放心，不怕我高鹏飞吊他老婆的膀子。”

李五心想：“这像什么话”又不敢插嘴。

贾诗文尴尬地笑笑：“少爷取笑了?”

高鹏飞端正脸色道：“我可一点儿不跟你开玩笑，少爷最会勾引女人。”

贾诗文眼珠连旋，强忍怒气说：“夫人连派三人，诚心相请，少爷坚持不愿前去，叫我等怎么回夫人的话，我等可是端人碗属人管!”

高鹏飞吊儿郎当地说：“那还不容易，本少爷回你家夫人一帖就是。”

说罢，慢腾腾地下床，穿上鞋子，找了半天，方才找出一支秃笔，又撕下一块包五香花生米的旧纸，蘸了一下喝剩的茶水，笔走龙蛇写了十一个大字：“御史家中花再艳，少爷不采”抖手抛给贾诗文。

贾诗文等三人，只好离去。

老仆李五刚想埋怨高鹏飞，不该这般无礼，更不该这般得罪御史夫人。

一声“阿弥陀佛”传自耳房门外，天宁寺掌教方丈清水大师走了进来。

李五忙不迭地让坐。

清水大师一皱眉头，压低声音埋怨：“鹏飞，你这祸可惹大发了！”

高鹏飞问：“这话怎么说？”

清水大师的语音更低，真好像怕隔墙人听去：“我刚刚派人打听听过这伙人的底细，更知道他们来自川陕，特别是那位新御史夫人。”

高鹏飞问：“她……是谁？”

清水大师没开口，先叹一口无声气，语音低如蚊蝇说：“她就是最近崛起江湖，意狠心毒、双手沾满血腥的薛剑虹，被江湖人喊成谐音为血溅红。”

高鹏飞毫不在乎地说：“一个三绺梳头发、两截穿衣裳的女流辈，能狠上天去？”

清水大师肃声反对：“鹏飞，话可不能这么说，听说她党羽众多，很有几个硬把子，她选上张御史这个老色鬼，说明她的野心很大。”

高鹏飞双眉一挑：“大师是说……”

清水大师说：“我是说她嫁给张御史是假，利用张御史的府邸